

校园春秋

黄谦德文学作品集



校 园 春 秋

——黄谦德文学作品集



I217. 62
HQD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 香 港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以作者校园生活回忆为主线的文学作品集。全集共 51 篇,以记叙文为主,叙述了校园人和少数相关人物的故事。还有少量散文、科幻故事和读文学作品偶得。

主线的内容有抗日战争中的失学、避难与逃难;有在故乡读小学和中学的回忆;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老师和同学的曲折与坎坷;有“文化大革命”中普通教师的苦涩的笑;有教书先生的趣事和高谈阔论……

校 园 春 秋

· 黄谦德文学作品集 ·

*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三楼)

(电话:26706633 传真:26701382)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00 千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62 - 450 - 299 - 4/D · 48980

定价:港币 20 元 (内地)人民币 20 元

自序

我此生一直在学校读书、教书，因此自称校园人，并将这本文学作品集称为校园春秋。

我的祖父是贫苦的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父亲少小离乡，长期在外从军从政。“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我便跟随父亲辗转福建、广东抗日前线。韶关沦陷后逃难回到故乡，从高小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在湖南读大学四年，毕业后到云南省昆明市教书十六年，1974年调回广东继续从教，直至退休均未曾离开讲台。

我的校园旅程算是顺利的。大学毕业后几十年来一直从事有色冶金，环境工程专业冶金原理、冶金物理化学、有色金属冶金学、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等课程的讲授和相应实验室的规划与建设。指导了历届学生的课程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教学之余，进行了多项科研试验和工程设计，发表了多篇论文，获得过省级科技进步奖。

不知何故，“知天命”之年后，我决定将脑子里的数理化沉淀物洗涤出来，交给电脑。业余重读一些文学作品，将其所得回填到空出来的那一部分脑袋里，于是陆续写了一些文学作品。几经修改，汇成了这本文集。

我是学工程专业的人，能在文学园地里走多远是不言而喻的。这本文集所记叙的，皆为自己在校园中和它的周边经历的事和接触到的人物，还有一些是自己读文学作品的感想。因为自己是一个百姓，文中所叙所论（如果居然还算得上“论”的话），当然都是芝麻绿豆、无足挂齿的事情了。

我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的故事已为国人所熟知，无须赘述。作为一个百姓，我在走下讲台后没有产生什么失落感，写下这一点东西，只图留下一份真情。我想要做的是，就像写科研试验报告或工程设计说明书那样，将曾经接触的人和事忠实地写出，让读者自己去触摸，去思考。而且，只要对读者诸君的健康有所裨益，赞弹笑骂尽可各取所需。

由于时间跨度太大，这本文集中的记事难免有差错之处。

这本文集曾于2002年印刷，书名与现在的相同，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局核准授予准印证。由2004年起，增补了几篇原有的习作，并根据朋友的意见对原来的各篇作出了修改。此次付印前，由作者的亲侄女、在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类）三年级的怡珍进行了校对。

2005年5月于广州庄草舍

目 录

在周田镇读初小	(1)
周田镇的文化人	(5)
失学与逃难	(8)
家乡的小学	(12)
父亲论读书	(16)
小学同窗	(21)
县立一中	(23)
乐育中学	(26)
指点迷津	(29)
黎家读书人	(31)
梅州中学	(33)
温绍仪老师	(35)
曹兰峰老师	(37)
孙雄曾老师	(40)
五四届丙班师生	(44)
李世丰先生	(49)
赵天从先生	(56)
邓朝伟老师*	(62)

新名词儿	(67)
男士穿花衣	(71)
答辩	(74)
大学同窗*	(76)
上海实习队*	(84)
两位学姐	(89)
两个泥菩萨	(95)
偷师	(98)
观鱼	(102)
队名革命	(104)
圆滑妙用	(106)
假话	(108)
阿庆亮相	(110)
电抱鸡	(112)
养虎	(115)
养犬	(118)
养猫	(120)
星星与月亮	(123)
怪才袁力	(125)
睡懒觉	(128)
倚老卖老	(130)
有关	(133)

目 录

校园趣人	(136)
招聘广告*	(144)
吴先生论语	(146)
一字之差*	(150)
考上帝*	(152)
假如有来生*	(156)
康编论词	(160)
颜良屈死	(162)
魏延跳槽	(165)
西施减肥	(168)
嫦娥奔月	(172)
附录*：作者科教活动及成绩摘录	(179)

说明：有*的各篇为2002年初版未收入或有增补。

在周田镇读初小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广东省曲江县周田镇住了几年。父亲曾在十二集团军通讯兵团任职。司令部办了一间家属学校，我从幼稚园起就在这间学校上学。

周田镇位于贞水之畔，从韶关走南雄、上江西的公路从它的境内经过。这里山川秀丽，人少地多，文化落后，百姓贫穷。

抗日战争时期，梅县民众生活极为困难，母亲的黎、吴两家亲戚便来周田谋生。计有外婆，吴家志生舅公和汉生舅公，黎家守忍舅和七舅，家母的胞妹筱云姨和胞弟守立舅。我家常住人口约五、六人，流动人口有二、三人。后来，外婆、志生舅公去上田村教书，父亲调韶关市，在家吃饭的人数减少了。抗战时期下级军政人员工资微薄，父亲的工资无法维持这个小家庭的各种开支。幸好乡亲们送了一些旱地、河边沙地给我们种粮种菜，使我家还能过着节衣缩食、自给自足的日子。

周田的乡亲讲客家话，虽与梅县客家话有些不同，但是彼此都容易沟通。因此，我们全家和乡亲们有一种很自然的亲近感。

司令部的一些军官租住民居。我家左侧邻居是当地

民居，住着一位阿婆，身边似乎不见有亲人。老人家将附近的一小块菜地送给我们种菜，它便是我放学后的劳动基地，我还用老菜叶拌杂粮养了几只鸡。

每次摘菜，母亲都会挑出一些好的，叫我送给阿婆。秋收时还送一些阿婆喜欢吃的东西。

有一次，送给阿婆的青菜里有虫，我把它捉掉了。记得老师讲过，鸟类会吃害虫，我立即回家抓了一只鸡，准备放到菜地里去。我养的鸡都有绰号，会按照我的口令和手势，乖乖的走过来，随时可以抓到。这是我童年时代第一次产生的应用课堂所学知识的念头。

当我抱着鸡经过阿婆的家门时，阿婆问清楚后，说我懂事。又说：“鸡分不清楚菜和虫，会把菜吃光的。”我看着阿婆，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家斜对面有一家打铁铺，打造和修理简单的小农具。我常常走过去，感受铁匠汗流浹背，在高温和布满尘埃的狭窄的屋子里劳动的情景。叮叮当当的响声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有时竟呆呆地站在打铁铺门口，要母亲来叫唤我回家吃饭。几十年后，每当我从事工程设计或审查建设项目的内外环境时，脑子里还会隐约地浮现出这家打铁铺来。

韶关沦陷时，周田的百姓由何姓乡绅牵头组织自卫队，到贞水北面腊烛山附近的大山洞里避难。山口设有哨所，武装把守。我们等候父亲从韶关回来，但没有等到。当探知日军向周田进发时，乡亲们便派自卫队员带

领我们到山洞里住了下来。

为了阻延日军前进，部分官员要在破坏交通后撤离韶关，父亲也是其中之一。日军先头部队进入韶关市区后，我交通部门的辎重尽失，人员分头撤走。父亲同少数武装护卫人员好不容易才脱险。父亲是夜避入一农家，后经百姓帮助，也来到了山洞。

山洞里住了几百人，带入的粮食不久便吃完了。只好到山里挖些野菜充饥，人人饿得皮包骨头。为了生存，只好出动壮丁，冒死渡过贞水，从驻防日军手中夺回我中国人生产的粮食。

父亲那时虽为政府人员，但没有脱下军装，算是山洞里有军事知识、同日本人打过仗的人。父亲又是我们家的壮丁，自然就得参加每一次夺粮行动。

百姓人多枪少，武器落后，弹药不足，军事知识缺乏。每次夺粮行动后期，都会同从韶关赶来增援的日军交火。日军用机枪扫射，用迫击炮轰击，我们的断后勇士便有人受伤，抬回山洞救治。

有一次，断后队伍回到山洞时，我见到小杂货店的家隆老板兄弟都负了伤，流了很多血。还听人说，打铁铺的师傅有一次潜入镇上，捡到手榴弹，不会摆弄，不幸被炸伤。

有一次夺粮，收获很大，人员也没有伤亡。父亲还说：“夺粮中发现了一艘运矿砂的船，可惜没有炮把它打沉。”

我问什么是矿砂？父亲说：“是铜、钨等原料，日本人用它提炼金属、制造枪炮，再来屠杀我们。”

1944年冬天，大雪封山、天寒地冻，在山洞外走路都很危险，山洞里的人员逐渐向外转移。我们全家也在一个夜晚下山，乘小船沿贞水而上，计划先到上田村同亲戚汇合，然后经翁源县回梅县。

小船在夜色掩护下，从日军炮楼旁边经过。驶出周田境界后，父母和护送我们的船工告别，互道保重。想不到，这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永别。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曾多次回忆韶关沦陷、周田夺粮和他军界一些朋友在对日作战中阵亡的事，每次都显得心情沉重，认为中国枪炮不如人就会挨打。父亲要我不可忘记国难，长大后要学造枪炮。

在山洞避难期间，有一次，乡亲们救出了一批壮年人。他们被日军抓去当苦力，筑炮楼、修工事，被打得遍体鳞伤。我看到有的伯伯头都被打伤了，用衣服包着，伤口处渗透出来的血已变成了紫红色。他们向人们诉说眼见的日军烧杀奸淫的罪行，令人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周田镇的文化人

父亲和通讯兵团前任团长曾匪石先生，都是行伍出身，喜交文化人做朋友。曾先生是广东蕉岭县新铺镇人，常来我家闲谈并充当论坛主讲。他主张打完仗后嘉应州客家人的子女都回到梅县读书，梅县的学校好。

曾先生和家父文化不高，却不信神鬼。但是，有一次两人相约，随相命先生在月光下去农田“照毫光”测命运。事后，曾先生向人们宣布结果：“铁鸣将是一生坎坷，但得善终；我是老来穷困潦倒，客死他乡。”此事在同事中传为笑料。

后任团长孙乾，是孙中山先生的侄孙、学生出身，公认的文化人。有一次，孙先生请韶关市的剧团来周田演出，有抗日话剧和西洋乐器合奏，给周田带来从未有过的文化气息。

父亲与孙乾同龄，按照梅县黄氏对异姓长辈称呼的规定，我称呼孙乾为孙伯伯。与孙乾共事没有多久，父亲便调往韶关市，在广东省交通部门任职。我家则仍住周田。

孙乾将自己的孩子必胜、必达送家属学校读书，他也常到学校看看。日机轰炸韶关时，常从周田上空飞

过。遇到警报，老师便带着学生疏散隐蔽。学校附近有些小山丘，挖了许多掩体之地和壕沟，又有树林遮蔽。

第一次走警报，一些胆小的孩子吓得哭了起来。大人们便说：“千万别哭，给飞机上的鬼子听见了，就会打机关枪和扔炸弹的。”我抬头观望日军的飞机，太阳旗和机师的身子都看得见。也许是身历国难的孩子特别懂事，这个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由于家母是基督教会学校毕业生，遇圣诞节，孙乾的夫人便邀请我们全家到他家过节。圣诞老人、圣诞树和身材高大的孙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最喜欢的大人是沈达理、张学东两位叔叔。他们也是父亲最要好的同事。

沈叔叔是兵团的教官，梅县松口人，家母的小同乡。我们两家只隔一道墙，沈叔叔在墙上打个洞，旁边安装一架收音机，使我们也能听到。我对那个会说话和唱歌的东西特别喜欢，常常会在闲谈时提出一些关于收音机的极为幼稚的问题，引得大人们捧腹大笑。

张叔叔是东北人，医生，曾留学东洋，东三省沦陷后来到南方。我最喜欢听他讲日本的见闻和科学技术。他曾亲口许诺，打完仗后就去日本，买一副不用饵的鱼钩给我。贞水大大小小的河里有很多鱼，一想到能钓到许多鱼，我就非常高兴，甚至连做梦也梦见这个情景。

有一次，我们家聚集了好几个人，议论起周田镇的文化人来。司令部的军人和家父都认为孙乾是最有文

化，最有修养的人。司令部的文书则说：“留学生是文化最高的，张学东应当是周田镇最有文化的人；沈达理是工程师，科学技术知识也比孙乾多。”

这时我竟插话说：“以后通讯兵团要和日本人打仗时，把孙伯伯撤下来，由张叔叔和沈叔叔指挥，包打胜仗。”这大概是我此生第一次和仅有的一次参政议政。

司令部一位叔叔轻轻地打了一下我的屁股，笑着说道：“孙乾那么喜欢你，用吉普车送你出韶关、交给你爸爸带去看火车；他的儿子同你打架，他到你家登门道歉。你倒好，要撤他的职。”

周田镇文化人形成的文化氛围，成了我学知识的第二课堂。张、沈两位叔叔在我童年时代所给予的影响，成为我日后立志学习工程技术专业的原因之一。

张学东先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一直没有消息。四十年后，沈叔叔的夫人、已定居汕头的温绿华姨，打听到我父母亲的住址，终于相聚了。白头人相见之时，沈叔叔已离开人世，但他永远留在我们全家人的心中。

附记：2002年12月21日，我在大学时的物理学老师、91岁高龄的钟永璇教授，在阅读初版的《校园春秋》后赐信给我。信中写道：“1934年7月18日晨，我和沈达理兄在松口乘小轮船经香港到广州，分别至今几近70载。世事变迁，感慨殊多，自己既当演员，亦作观众，均以旅游之心态处理。”

失学与逃难

离开周田，踏上生死未卜的逃难征程后，沿途每到一处都要先侦察一番，以保安全。因此，我们常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

一日，公路的韶关方向传来枪声，父亲判断是日军将到。该处不知地名，前有河流，后无掩蔽地，情况危急。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将他的军装全部脱下丢掉，换成便服。全家紧急渡河，隐蔽下来。待日军过去，天已黑了。

全家人都极度疲乏。又值下雨雪，寒风刺骨，我感到衣服似乎都结冰了。

忽见远处隐约有灯光，令人燃起了希望。父亲率先前去探看，我们随后移动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前行，渐渐地拉开了距离。

当我们走到树林入口处，忽见几个人看守着父亲，其中还有持枪者。我和弟弟恭德都吓得大哭。母亲不顾一切，说我们一家人是从周田逃难出来的，又不是汉奸，若不准我们进寨子便只有死给你们看了。

对方听我们诉说后，有一人向寨子里走去。

过了一阵子，来了一位妇女，看了家父后，大声说

道：“这是铁鸣先生，好人！”

几个人随即拿来斗笠，带领我们沿着曲折盘旋、坡陡路滑的山间小路进了寨子。那位妇女说，她叫何三姑，从周田嫁到此地，是何姓乡绅的姐妹，在周田时见过我父亲。若没有何三姑从天而降，我们全家可能会在寨子外边饿死冻死，或被野兽吃掉。

乡亲们热情地接待我们，离别前又给了我们一些衣服和干粮。打听到公路上没有日军走动时，我们转移到了上田村。

上田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处于深山之中，老虎、野猪、野牛出没无常。外婆便在这个村子教书，学生只有几个人。吴、黎、黄三家亲戚在这里汇合，小住了一段时间。我也有机会看一看课本，时常同当地的小朋友玩耍并向他们学习在雪地里捕鸟。不久，我家五口和外婆、黎家七舅、筱姨、四舅便启程步行回梅县。

从曲江县至连平县，沿途山高路陡，我们尽走羊肠小道。天空下着鹅毛雪，沿着山坡越滚越大的雪球，撞击到物体，使山谷中发出阵阵巨响。稀稀落落的逃难的人们，扶老携幼，艰难地前行。冻伤、饿昏者时有所见，每日行程极其有限。

幸得红十字会在沿途设有救济站，治疗伤病者，给每个逃难的人免费吃一碗粥。红十字会拯救了许多同胞的生命，功德无量。

途中我们曾在翁源县小住数日，曾匪石先生时任翁